

花季少年何以沦为贩毒“骡子”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贩毒少年,起底人体贩毒产业链

本报记者朱国亮

“吞到56颗时,我吐了,胃鼓鼓的,胀得难受。”回忆吞咽毒品的过程,冯玉(化名)的眼中依然闪过一丝恐惧。几经讨饶,最后他勉强吞下60颗。

南京铁路公安处最近破获一起人体贩毒案,四名人体贩毒少年落网,17岁的冯玉是其中之一。

近年,人体贩毒沉渣泛起。有贩毒直言,在滇缅边境线上,人体贩毒已成“产业链”,通过网络招募、熟人介绍,不少来自贫困地区、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前往南京市第二看守所、铁路南京公安处看守所,独家采访了冯玉等三名涉嫌人体贩毒少年以及招募、组织、遥控他们贩毒的两名成年贩毒嫌疑人。

吞毒:拿苹果进行练习

2018年9月中旬,偷渡至缅甸好吃好喝快一星期,冯玉终于接到了“任务”。

这天晚上,冯玉什么都没吃,肚子彻底放空。毒贩们还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新包。之后,一个陌生人用黑色塑料袋提来包装好的一颗颗海洛因让他吞食。

所谓人体贩毒,即将包装好的毒品吞进肚子,一些女性也会藏在下身,然后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运送到境内各地,再将未消化的毒品排泄出来洗淨交易。

那些吞食毒品带毒入境的人,被形象地称为“骡子”“骆驼”或者“马仔”。冯玉正是毒贩们新招来的“骡子”。第一次参与贩毒,冯玉内心很忐忑,刚到缅甸时,也曾打退堂鼓。

此时,之前好吃好喝哄着冯玉的毒贩们拉下了脸,威胁说如果中途退出,就要家人寄钱来,要加倍赔偿来时的各项开支,否则就要送到山上去劳动两年。

不敢反抗,又听闻住同一个酒店的其他“骡子”中,确有运毒成功收到钱的,冯玉横下心,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干一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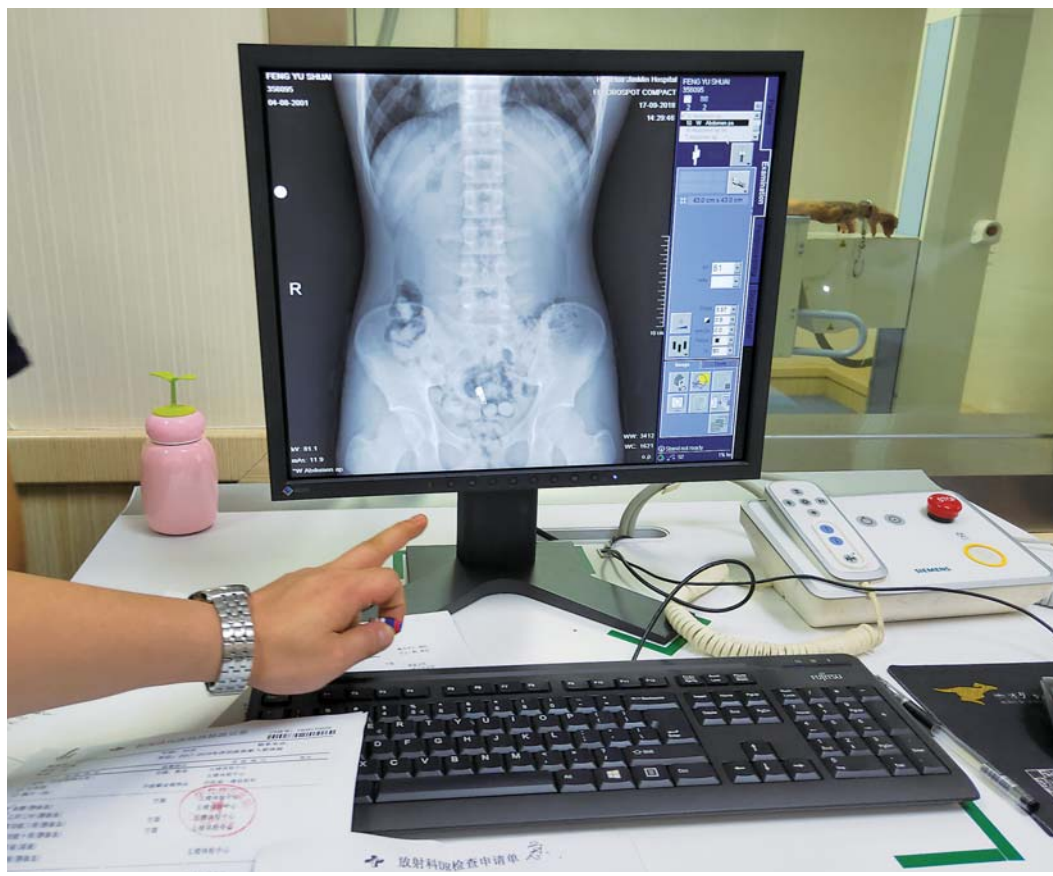
到了零点时分,冯玉开始在那个陌生人的监视下吞食这些海洛因。“一颗一颗地吞,吞一次,喝口水,总共花了四五个小时。”冯玉说,“最后总共吞了60颗,每颗5克。”

因为是第一次,之前毒贩们还对冯玉进行了“训练”,将苹果削成拇指大小,即一颗毒品大小,让冯玉练习吞食。介绍冯玉来的老乡高明(化名),最初本也是一名“骡子”,但无论毒贩如何恐吓,瘦小的他实在无法吞下足够量的毒品,便转而成为中介,以赚取中介费。

吞到56颗时,冯玉吐了,肚子胀得难受,便向毒贩们讨饶。但对方不管不顾,执意要他吞下65颗,说吞不下就要亏本。冯玉又勉强吞了2颗,实在难受,再次讨饶。对方才松口说,必须吞下60颗。无奈,冯玉隔了一会,又勉强吞下2颗。

一吞完毒品,贩毒组织者就先用摩托车将冯玉送到边境线,再用轿车送至西双版纳机场附近提前开好的钟点房休息。之后,又让他踏着点到机场,乘坐前往成都的飞机。

在成都机场附近一钟点房稍作休息,又乘机



▲ X光机透视下的带毒人腹部。

南京铁路公安处供图

前往湖南长沙,随后打车到湖南怀化市溆浦县。不想,在溆浦县酒店排泄毒品时被抓,交易没完成,之前说好的1万元报酬也没了。

被捕:肚藏300余克高纯度海洛因

冯玉的落网完全是一个意外。

2018年9月17日10时许,昆明南开往南京南的G1378次列车从贵阳北站开出。一名穿着黑色短袖T恤衫的男子在2、3号车厢连接处看手机。见民警走过来,他立即将手机塞进裤兜里,神色慌张地向车窗外故作张望。

这一情景正好被乘警刘祥看在眼里,遂上前盘问检查。

男子自称到湖南投靠老乡去打工,但随身只携带了一只黑色小包,没有大件行李,没有换洗衣物。这更引起刘祥的怀疑。查看其小包,却未发现异常。

这时,男子下意识摸了下兜里的手机。刘祥让他掏出来,男子神色更加慌乱了。于是,刘祥查看了其手机微信,竟发现男子正遥控指导一个微信名叫“渐行”的人,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进行人体排毒,且有部分毒品已排出体外。此人正是冯玉。

意外获得这一线索,南京铁路公安干警没有迟疑,立即通报怀化铁路公安处,将正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排泄毒品的冯玉抓个正着。而在高铁上指挥冯玉贩毒的正是人称“豪哥”的贩毒嫌疑人丁一(化名)。

冯玉被查获时,吞在肚子里的60颗拇指大小的毒品,已有28颗排出,余下32颗是在警方监督

下,经医生指导,利用开塞露等药物,耗时一天一夜分多次才排泄出来。

这些毒品被机器压缩成圆柱状,硬如石块,长约3.8厘米,直径约1.8厘米,外面包裹多层塑料。经南京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些毒品均为高纯度海洛因,净重306.69克。

沿着冯玉、丁一这条线索追查,截至今年2月中旬,南京铁路公安处又将其余三名不满18岁的贩毒少年李有(化名)、高明、马某以及背后组织者“飞哥”等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

后来,马某交由云南警方处置,冯玉、李有、高明则被看押在南京市第二看守所,丁一及陆某两位成年嫌疑人则被看押在南京铁路公安看守所。

冯玉、李有、高明三人为同乡。李有最早开始人体贩毒,之后介绍高明入行。高明身体瘦弱,吞不下足够量的毒品,便开始做起中介,赚点中介费。冯玉正是高明介绍成为人体贩毒的“骡子”。

当时,冯玉正在广东中山务工,手头紧。一天晚上,冯玉与高明微信聊天。高明告诉他,有一个活计来钱快,一次就能挣1万元。冯玉没多想就答应了,第二天对方就发来路费,不仅包括吃喝、住宿费用,还有烟钱。

到了西双版纳与缅甸接壤的一个小镇,还有专人过来接。偷渡至缅甸,被安排住到一个叫大富豪的酒店。在冯玉入住前,酒店已住有好几个“骡子”,都在等着运货,年龄与冯玉相仿。

这一路,冯玉很享受这种被“招待”的感觉。然而,到了缅甸,得知是贩毒,打退堂鼓已来不及。抱着侥幸心理横下心干一票,不想中途就被抓获。

产业链:人体贩毒沉渣泛起

冯玉的落网有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

“在滇缅边境线上,每天何止上千人往境内带毒。”在看守所接受记者独家专访,遥控冯玉带毒入境的丁一说得直白。

丁一自称在缅甸赌场工作3年,经常为“骡子”们安排酒店和房间,接触过人体贩毒的“骡子”有上百人。这次遥控冯玉贩毒,只是回国办理有关证件时,顺带帮朋友做一次。

丁一还介绍,人体贩毒已不同于过往,在滇缅边境已然形成一个“产业链”。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科科长祝军也向记者证实,最近几年,人体贩毒似乎又有沉渣泛起的迹象。

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至2018年间,江苏省公安机关共破获人体贩毒类案件17起,其中2017年因为南京公安机关对此进行专项打击,当年破获此类案件就达到11起。

综合“飞哥”、丁一、冯玉等5名贩毒嫌疑人的描述,记者大致了解到,丁一所谓人体贩毒“产业链”,主要指上游毒品包装、“骡子”招募与管理、携带毒品入境交易等一系列环节。

据介绍,早年让“骡子”吞食的毒品,是人工包装的,有大有小,不易吞食,吞食后易破裂,甚至会造成贩毒人员中毒身亡。如今已走向“产业化”,实现了机器包装。

丁一告诉记者,机器包装的毒品颗粒,一般里层是塑料袋,中间是透明胶膜,最外层是保鲜膜,共有七八层包装,大小均匀,一般为5克装,拇指般大小,相对容易吞食、排泄,不易破裂。

“骡子”招募则主要通过网络诱骗和熟人介绍。一般会先预付路费、住宿费,并提供吃喝花销,诱骗到缅甸后再威逼利诱其吞食毒品并携带入境。丁一就自称经常为“骡子”安排食宿。

丁一还进一步解释,人体贩毒之所以再度泛起,主要在于这种方式化整为零,“相对安全”。

人体一次携带的毒品量不大,但利润十分可观。丁一为记者详细算了一笔账:一般一名“骡子”携带的毒品为300克至350克,其中包装好的货钱约为1.5万元,“骡子”来时路费、花销以及中介的介绍费合计约6000元;“骡子”带货走的路费、住宿费及各项花销大概在5000-6000元;支付给“骡子”的报酬为1万元至1.2万元。而这些毒品在内地交易价格为10万元左右,利润高达6万元左右。

不过,曾上过中国矿业大学会计专业的丁一也“感叹”,人体贩毒的成本不易控制,为赶时间,有时飞机头等舱也得坐,有时还要包车接送,成本会大幅上升。

“一些骡子”太年轻,派头不足,坐头等舱易引起怀疑,还得从头到脚买套像样的行头包装一下。”丁一说。

其实,所谓的“相对安全”只是表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然逃过一时,也免不了最终被捉。

挣快钱:“问题少年”易落毒贩陷阱

在看守所,面对记者,冯玉落泪了,但为时已晚。

“红火”扶贫项目转包后烂尾停摆的启示

项目上马前应科学论证,充分听取熟悉基层情况的镇村干部、市场人士以及村民的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陆华东、秦华江

产业扶贫、项目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式,在带领村民致富、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一个投资近百万元的扶贫项目,工作队在时红红火灾:转包农民经营两年不到,情况急转直下,产品滞销,鸡舍破败,亏损数十万元,陷入烂尾停摆窘境。

前景看好的扶贫项目最后如何滑入烂尾泥潭?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调查。

工作队在时红红火灾 农民承包后烂尾停摆

走进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王付村林下养鸡场,记者发现通往养鸡场的水泥路坑坑洼洼,无人修理,有的鸡舍已坏却并未及时修补。

然而,三年前这个扶贫养鸡场也曾“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每年可“创造”18万元的集体净收入。

时间回溯到2016年5月,连云港市委驻海州扶贫帮扶工作队经队务会研究决定,利用新坝镇王付村80亩的苗木基地建立林下养鸡场,并与连云港易农福有限公司一起负责经营管理。后经审计,该项目投资额91.6258万元。

2017年连云港市委驻海州帮扶工作队将养鸡场资产及存栏鸡移交新坝镇王付村,并公开招租,招租所产生收益归王付村。最终,王付村村民付怀忠、傅怀奇与王付村签订了为期2年的养鸡场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付怀忠、傅怀奇二人缴纳了相关费用13万元,包括半年租金4万元、押金3万元及存栏鸡款6万元。

正准备大干一场的二人,接手后很快发现存栏鸡数量、鸡舍面积均与合同约定不符。



▲破败的鸡舍。

受访者供图

因对存栏鸡数量存在异议,付怀忠及傅怀奇二人一直未缴纳存栏鸡后续尾款18万元。为此,王付村将二人起诉至海州区人民法院,催要存栏鸡后续尾款18万元。

2018年9月17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审终审判决付怀忠、傅怀奇向王付村支付存栏鸡尾款85047元。此后,王付村多次向付怀忠、傅怀奇催缴存栏鸡尾款及鸡场租金,但

是二人以未能办理营业执照,养鸡场无法正常运营,且损失惨重等理由不愿支付上述费用。

“给养鸡场公证清点存栏鸡数目的21天里,不能卖鸡和鸡蛋,还要花钱喂养,损失费5万元左右。鸡舍我们也重新修了600平方米,还得维修原来的破旧鸡舍,也花费了数万元。”付怀忠说。

此外,据介绍,因为养鸡场转包时对于营业执照的重新申领交接不明确,他们一直未能办理

新的营业执照,导致养鸡场的鸡和鸡蛋无法到市场正规销售,损失巨大。承包近两年,综合损失保守估计已达数十万元。

“自从承包了这个养鸡场项目,不仅没有挣钱,我们两个人都快倾家荡产了。”付怀忠说,村集体的钱就是想还也还不上。

管理混乱留下隐患 有多少只鸡说不清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扶贫养鸡场项目从上马、管理及转包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且有村民因此欠下不少外债,村集体收益也没了保障。

项目未征求基层意见,盲目上马。“我们从内心不太认可,也不是很愿意接手。”新坝镇一位村干部说,养殖项目有环保、疫情及市场等多重风险,而且还需懂技术的人经营管理。然而,这是上面主导的项目,基层只能配合。

2016年项目运营前期,扶贫工作队依靠自身资源带动,经营也算红火。但是好景不长,2017年问题便接踵而至:先是遇到了较大的禽流感疫情;再是养殖场临水而建,自开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治理以来,部分区域又被列为禁养区;加之市场价不稳定,经营风险如影随形。

存栏鸡都是一笔糊涂账。据王付村村干部介绍,村里没有参与具体的项目运营管理。大部分村民对养鸡场资产、运营状况知之甚少。

不仅账目不清楚,而且项目发包时,养鸡场有多少只鸡都是一笔糊涂账。“我们和村委会签订的《王付鸡场租赁合同》约定鸡场内现有3斤半以上的存栏鸡11000只左右。但是我们清点后发现,只有5180只存栏鸡,加上合同签订时至清点当日期间出货单的统计数量1468只,共计也只有6648只鸡。”付怀忠说。

“到缅甸,就是想挣点快钱,不想钱没挣到,还搭进去一辈子。”冯玉说。

冯玉、高明、李有三人均来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三人曾是当地同一所中学的同学,也是典型的“问题少年”。

冯玉初中没毕业,就去上职高,在职高也不好读书;李有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初一就出去打工了,后来被老师叫回,象征性地参加了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高明压根就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拿到。

冯玉曾是典型的留守儿童,从小由奶奶照顾,父母长期在外务工,2017年离异。因父母管束少,很小就开始“混社会”。

李有则是典型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的孩子,上小学时,爸妈就离婚了,父亲嗜赌,也不管他。从初一开始,他就外出打工,洗过车,学过美发,还在KTV当过服务员。

高明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父母经营一家KTV,但忙于生意,也放松了对高明的管教,初中就辍学在外玩乐。

“吞食毒品再排泄出来,对身体有怎样的危害,一路有多大的风险,贩毒被抓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他们都不清楚,也不考虑,一心只想挣快钱。”南京铁路公安处办案民警胡丰扬说,分析三名贩毒少年的成长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过早接触社会,都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金钱观扭曲,法律意识淡薄。

丁一也坦言,他接触过的“骡子”,主要是年轻人,30岁以上的极少。这些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谋生的手段,还想挣快钱。

“毒贩们其实更喜欢年纪大一点的没前科的骡子,但实际招募来的以年轻人为主。”丁一说,“年纪大一些,稳重一些,过安检、坐飞机不容易引起怀疑。”

冯玉第一次运毒就被抓,一分钱没挣上。高明因为吞不下足够的量,只吞了30颗毒品,毒贩仅给了他4000元。另外,作为中介,介绍冯玉运毒,他还获得了2000元中介费。李有三次参与人体贩毒,是三人中挣钱最多的。

李有告诉记者,毒品排泄出来、洗净后,遥控他们的人就会发微信告诉他,带上毒品到某个路段,手里拿瓶红牛饮料等待即可。不一会儿,就有陌生人过来,带走毒品,支付报酬。第一次因为吞食的毒品量不够多,只得到了7000元;第二次,有了经验,吞得多了,获得了1万元;第三次就被抓了。

“第一次吞,特别难受,老卡在喉咙里。第二次、第三次之所以还去,主要是想着苦”一两天,就能挣上万元,就能把自己的欠债还清。”李有说。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苦”出来的不是金钱,而是漫长的牢狱生活。

从花季少年到贩毒“骡子”,三名少年陷落再次警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对人体贩毒进行遏制,不能让更多年轻人落入毒贩陷阱。

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王振宇说,仅仅依靠公安打击和设备防范是不够的。还要做好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年轻人的谋生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做好禁毒宣传和教育,让更多青少年知晓毒品危害。

仓促转手。记者调查发现,该养鸡场自转包后,一直在手续不全的境况下运营。“转包时,不让清点存栏鸡数量;承包后,原先养鸡场的营业执照我们无法继承,自己去相关部门申领,却说不合格,发不了证。没有齐全的证件,养鸡场的鸡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卖出去。”傅怀奇说。

对这一说法,新坝镇一位村干部则称,为扶持养鸡场健康发展,他们愿意为养鸡场营业执照的申请提供帮助,但当事人并没有提出相关需求。

扶贫项目需多听取基层意见 转包运营宜“扶上马送一程”

记者调查发现,王付养鸡场此类烂尾停摆的扶贫项目并非孤例,全国多地也曾出现过。有的涉及层层转包导致资金短缺,有的涉及欠款多年导致烂尾,特别是一些项目上马时大肆宣。海州区一些基层干部建议,扶贫项目性质特殊,不少群众都给予较高期望,宜选择收益稳定且能长期运营的项目,技术要求较高且风险较大的项目落地宜慎重。

海州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原扶贫办副主任杨晓东认为,扶贫项目上马前应当充分听取熟悉基层情况的镇村干部、市场人士以及村民的意见建议,科学论证,把相关风险降到最低。

针对这一陷入困顿的养鸡场项目,海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稳妥处理相关矛盾纠纷,确保扶贫资产不流失,同时,通过完善周边道路、养鸡场内部设施等举措,协助承包人办理相关手续。

王付村多位村民呼吁,不仅选择承包人要慎重,还需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扶贫收益稳定惠及更多村民,避免出现工作队在时一派红火景象,工作队一撤项目烂尾停摆。